

序言：

调水问题

南怀瑾

“拯救黄河、南水北调、再造一个中国”，这三个惊心动魄的响亮口号，初听起来，好象就是一件事，再经反复三思，却是三个不同的内涵，虽然可以混为一谈，但在事功的行动上，却有三个不同的理念，因此，在论证上，须从各个不同的观点出发，正如国内各位高明水利专家和学者们的意见一样，必须集思广益、求同考异、慎重行事。

拯救黄河

先说拯救黄河这个问题。其实，这也就是从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直到现在三千多年来的老问题。寻找历史文献的主要研究资料，从《山海经》、《水经注》与（公元初）汉儒贾让的“治河三策”以及康熙时期（公元 1680）毕王孙的“治河三议”，仍然不失为最有参考价值。古代所谓的治河的意义，也就等同我们现在所说拯救黄河。希望大家不要认为那是古书古文，缺乏科学论证而轻易放弃，其实，这些古书和古文中，正有许多有关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关键，不可因看不懂便认为是迷信，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

尤其有关治河问题，在清初康熙亲政的少年时代，他在宫廷的殿柱上，便写上“三藩、治河、漕运”是他当务之急的三件大事。所以在治河的历史上，也以康熙、雍正数十年间最重要、最繁重的政略大事，更值得反思参考。但从公元前廿三世纪开始，大禹治水，固然可说是代他父亲治水无功而赎罪，事实上，他是完全无私的贡献，他的治理黄河，导流入海，是为拯救万民的心情而从事。至于由汉初到清初两千年来的治理黄河，乃至隋开运河，以及明初的治河而兼治淮等作为，从广义来说，固然也可说是为国为民，但事实上，由汉唐到明清历代治河的主要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巩固统治政权，用来运粮到京畿和财货上的转运。那和我们现在所提出拯救黄河的基本理念和目的，似乎相同，但却大有不同的意义。

因此我看到的另一个资料，认为黄河断流、黄河淤塞并非就是大害，只要先

从西北高原调水北流，然后分流灌溉华北、华中地区，其利岂非更大于弊。他的构思是从水土流失的长远处着眼，希望能够覆地翻天，变黄河下游为耕植生产的农田，这实在大大出人意外，应该算是现代中国的奇人奇思，不可等闲视之。但理想归理想，事实归事实，把理想变成事实，还要经过许许多多方面的科学论证，大胆的设想，不是完全没有他的理由。这是附带在此一提，属于将来后代的预言。

南水北调

再说南水北调这个问题，其中也有古今两者相同而又不尽同的意义。从汉代贾让“治河三策”的上策开始，他就是主张治河要循大禹治水的故道，引河北流入海。清初毕王孙的“治河三议”，也是主张恢复大禹治水的故道，要使南徙的黄河，重归引入北流的故道。

清初有关治理黄河北归故道之议的还有多人，如说：“禹后无水患七百余年。”“汉武时期，导河北行，复河旧迹，八十年无水患。”其他如刘献廷说：“西北乃先王旧都，二千余年未闻仰给东南，何则？沟洫通，水利修也。”“自刘（渊）石（勒）云扰，以迄金、元，千余年未知水利为何事，不为民利，乃为民害。故欲经理天下，必自西北水利始矣。”“不知水道之当详，正在西北。”诸如此类有关古人南水北调的意见，他们所说历史上有关河患的数据，虽然并不完全精确，但其目的是主张引河北流，比较可以保障减少黄河水患的观念是一致的。至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南水北调，不只是为了减除黄河中下游决口的水患，同时为了彻底解决华北、西北、东北的水旱灾害，而且要变黄土高原和广袤的沙漠为绿洲。所以要调动西南高原长江源头的水量，迥流上引而注入现在的黄河，既可有利用于农林产值，并且有利于其他种种水利资源，岂只是减除黄河水患和沿河地区的干旱，甚之扩而充之，提升上引，开发西北，使沙漠变成绿洲，形胜江南，不是只为拯救黄河断流的干旱而已。这便是古今南水北调同而不同的观点，这一理解，大概不会离题太远吧。

再造一个中国

至于当今现在所提出再造一个中国的理念，与拯救黄河、南水北调，似乎就是同一个问题。事实上，再造一个中国的呼唤，并不是只为黄河断流和黄河决口的

水旱问题。我们必须要知道立国之道；首先须要着眼于千秋万代，然后才是考虑确定百年大计。环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、民族，在这个时空范畴以内求得生存，随时随地都包藏有内忧外患的隐忧，这是只能预防而无法避免的事实。大处着眼，从宏观来讲，我们中国现代开始的最大内忧，就是缺水和沙漠的扩展问题，极其紧迫地跟随我们的现代和后代。

因此，便有一群有心之士，和研究水利专家学者们提出拯救黄河和南水北调的呼声。如果我们综理解了这些重大的观念以后，便可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就是缺水。换言之，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有些地区的国家一样，水的资源相当缺乏。水是养命的重要资源之一，水也是农耕生产和许多财富产值的根本资源，所以便有西线、中线、东线调水等呼声迭起。甚之，要从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调水的构想各个方案的提出，当然不要误会这些方案是同于古代治河治水的“奏议”一样，其实这些提议都是学者、专家科学性的论证，听者有心，言将无过，真正行动起来，那是靠智、仁、勇具备的大德者来推动，才能完成一代千秋不朽的事功。

天一生水问题

当我随笔写这篇乱谈文章的开端，同时也在仔细研究现在埃及、以色列，甚之，南非等地引水调水的问题。忽然又接到英淘、小强的电传催促说，书已完成；要我写序。这可为难了，我是个老顽童，胡吹可以，要我来真的，那就要我出“伴相”了！因为我正在想，世界上水从哪里来？根据一般自然科学的说法大约有两种，一是说水是从大气圈与光合作用变化而来；一是说火山爆发岩浆冷却以后变成水。我不懂科学，更不是研究科学的人，但对这种说法，好像就是我在十二岁左右的童话知识。据我读中国古书的所知，水、火、风、雷（电），都是从自然界真空动静变化的化合所产生，这方面的传统科学旧理论，其实不少，而且相当深刻，只是现代人盲目地扬弃古老传统的科学理念，并无深入的运思研究。现在世界上人们争说调水，都是从地面上现有水量多的地方来打算。为什么自称已达到精密科技时代的现代人，不用重赏资金鼓励科学家们去研究大气层的温室效应，改变地球物理的内在地热，变更地面环境和大气层的温差，随时随地随心所欲的做到“云腾致雨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”，却仍然和古人差不多，在靠天吃饭，靠地喝水呢？我想调水果然重要，赶快成立一个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向天调水

的科技机构，设法彻底解决全人类不被水的贫困所困，那是更为重要的事。中国人才济济的科学家们，决不会比别人差，因为国家社会并未为这个课题而高悬重赏，登坛拜印，所以没有科学家出来向天调水，敢为天下先吧！

附注：“天一生水”是易经象数学对天地自然物理变化的基本科学原理。所谓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等等。